

蒙古

突厥语族民族

族源传说比较凡说

●满都呼

●陈岗龙(译)

提 要: 本文广泛比较了蒙古族和突厥民族的狼图腾族源传说、鸟图腾族源传说、树木图腾族源传说等三大类型族源传说的各种形态,探讨了蒙古突厥语族民族的历史关系和文化联系。作者认为,蒙古和突厥各民族之间具有相近和共通的图腾族源传说是通过共同的起源、婚姻联盟和相同的原始萨满教信仰三个渠道形成的。并指出,蒙古和突厥民族图腾族源传说共同的核心在于萨满教的“苍天”崇拜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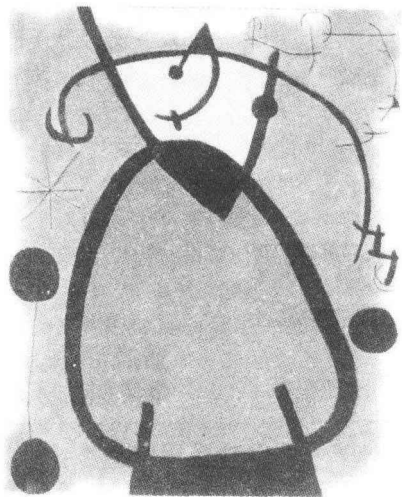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图腾族源传说 狼图腾 鸟图腾 树木图腾 萨满教 苍天崇拜

作 者: 满都呼,蒙古族,1934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081

译 者: 陈岗龙,蒙古族,1970年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系讲师,博士。邮编:100871

蒙古突厥语族各民族统属阿尔泰语系,语言上互相之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而这些民族在族源上的进一步联系,历史学家们尚未做出定论。但是,因为这些民族生息在相近和共同的地域,并在历史上经常发生联系,所以在民族构成和文化结构方面有着不少联系和相似的地方。譬如图腾观念和族源传说即是两者所共有文化事象之典型。

蒙古族和突厥民族都有将其祖先与某一动植物联系起来崇拜的图腾观



米罗作品：《白昼之诞生》

念以及有关的解释传说。并且，两者的主题基本相同。据我们掌握的文献和口头的资料，蒙古突厥语族民族的族源传说主要反映狼图腾、鸟图腾、树图腾崇拜，并且最后归结到萨满教最高神——“苍天”崇拜。本文欲对此类族源传说做一综合比较，阐述其共性和个性，从而对蒙古突厥语各族的历史关系和族源联系进行初步的考察。

一、蒙古突厥语族民族狼图腾族源传说的比较

狼图腾信仰及其传说普遍传承于蒙古突厥语族民族中。蒙古语称狼为“赤那”，古代突厥人称“孛儿”，蒙古人之祖先名“孛儿贴·赤那”实为蒙古、突厥两种语言之结合。

突厥民族狼图腾族源传说见于《史记》、《汉书》、《魏书》、《周书》诸正史。《史记·大宛列传》云：“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嗟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①《汉书·张骞传》略详：“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击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以乳饮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②

上述两处记载中的狼和乌鸦皆有神的性格。虽未明确指出狼、鸟为图腾，但狼以乳饮之，如同生母，在以后的民族繁衍中功不可没。《汉书》卷66《西域传》记乌孙王号“拊离”，^③鄂尔浑叶尼塞碑铭释其为“狼”。据此可谓上述记载是突厥民族狼图腾之最早文献记录。

狼图腾的观念更明显反映在《魏书·高车传》中：“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二女，安可配人，

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久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姐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逐滋繁成国。”^④与《史记》、《汉书》不同的是，《魏书》所记为公狼，而非母狼。

《北史·突厥传》云：“突厥者，其先居于西海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足，断其臂，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饵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在狼侧，并欲杀狼。于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东，落高昌西北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围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纛，示不忘本也。渐至数百家，经数世，有阿贤设者，率部落出穴中，臣于蠕蠕……世居金山之阳，为蠕蠕铁工。金山形似兜鍪，俗号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⑤

汉文史籍记载均出自于当时的民间口头传说。这些传说至今以活形态流传在突厥语族各民族（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中，而且基本母题都相同。如，维吾尔族传说中讲，一次，维吾尔人打了败仗，他们被敌人围困在一个山腰上，无路可走，面临覆灭的危境。这时，突然出现一只狼把他们带到一个山洞，穿过山洞来到一个水草丰茂、如天堂般美妙的大草原。维吾尔人从死亡线上被拯救出来。从此，他们把狼视为一种神圣的动物加以崇拜。^⑥柯尔克孜族的传说中讲，古代有个残疾孩子，他自幼瘫痪在床，于是被父母弃之于荒山野岭之中。一条母狼用自己的乳汁将孩子喂养大，使他变得强壮有力。后来，有人发现了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回家中，家人给他取名叫“卡巴”，由于他的头发如狼鬃，于是人们都叫他“长鬃卡巴”，他的子孙后代繁衍成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其始祖卡巴的名字命名，成为柯尔克孜的卡巴部落。^⑦

汉文史书所载昆莫或被刖足断臂的孩子、柯尔克孜传说中的残疾男孩、哈萨克族传说中的被刖足断臂的英雄、以及维吾尔族传说中被敌人围困的人们具有相似的命运，均被母狼所救，穿过山洞逃到另一片水草丰美的辽阔的草原，在那里繁衍后代，形成了部落。由此可见，这些传说即是同一篇故事的不同异文。据此可知，突厥语族民族中普遍流传着

狼图腾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不仅相互之间很相似，而且与蒙古族族源传说有着密切联系。著名史学家韩儒林先生已撰《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一文详加论述了上述传说。^⑧

蒙古族的图腾族源传说中，首先要提到《蒙古秘史》中的“苍狼白鹿”传说。就此学者们的意见多有分歧，我在《民间文学理论》一书^⑨和《图腾崇拜与族源传说》一文^⑩中提出了“孛儿贴·赤那不是历史人物，而是传说英雄，他是狼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物形象，因此苍狼白鹿传说应属于狼图腾传说”的观点。本文不准备详细探究《孛儿贴·赤那》传说，而欲将另一篇蒙古族《额尔古涅·昆传说》与突厥民族传说进行比较研究。

《额尔古涅·昆传说》最早见于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故事梗概是：约在成吉思汗出生前两千年，蒙古部落与突厥部落之间发生战争，蒙古战败，整部仅余两男两女，他们历经艰险，逃到一处人迹罕至的深山避难。这四个男女互为配偶，长期在此繁衍，久之，感到地狭人稠，拥挤不堪，于是全体协商冲出峡谷。他们宰杀百头牛马，剥下整张的皮做成风箱，架起煤柴，鼓风煽火，烈焰飞腾，直至山壁熔化，通开大道。他们便一举迁徙来到广阔的草原。^⑪

蒙古族的《额尔古涅·昆传说》和汉文史书记载及突厥语族各民族口头传承中的狼图腾传说非常相似。这里，我们仅比较《北史》所记突厥传说和《史集》中的蒙古传说的情节母题即可见一斑：

《北史》所记突厥传说	《史集》中的蒙古传说
1. 突厥阿史那氏被邻国所破尽，灭其族。	蒙古部落被突厥部落所破。
2. 仅剩一十岁儿。	全族尽灭，仅活两男两女。
3. 母狼以肉喂被弃的孤儿，并与他交合，遂有身孕。	
4. 彼国遣使追杀，母狼逃到高昌西北山中。	两对夫妇逃到额尔古涅·昆深山之中。
5. 母狼匿于山中，遂生十男。	四个男女互为配偶，繁衍子孙后代。
6. 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为姓，渐至数百家。	
7. 经数世，举部出山，臣于蠕蠕，世居金山之阳，为蠕蠕铁工。	化铁熔山，冲出峡谷，举部迁徙到辽阔的大草原。

从上表的比较看出,蒙古族和突厥民族的传说虽有差异,但相同之处更多。两个传说中都记述了由于部落之间的战争,阿史那氏和蒙古部惨遭杀戮,整部仅余数人,逃至人迹罕至的深山中的水草丰美之地繁衍子孙后代,后来由于人口稠密而从山中迁徙到辽阔的草原。所不同的是,《史集》中的蒙古传说没有母狼救孤儿并与其交合而生子的母题,即突厥传说中有图腾之神母狼而蒙古传说中空缺这一环节。

《北史》和《史集》所记两个传说也说明了汉地史学家和中东波斯史学家以不同的渠道搜集记录了同一个狼图腾族源传说的不同异文。《额尔古涅·昆传说》实为狼图腾传说的另一证据是哈萨克族乃蛮部落的族源传说。其中讲道,从前,居住在阿勒泰山麓的乃蛮部的一支突然遭到外族入侵。敌部烧杀掳掠,把这一支乃蛮人都杀光了,只留下一位年老力衰的巴特尔(英雄)。他们砍断巴特尔的四肢,把他扔到荒野,企图让他羞愧地死去。但是,敌部退去以后不久,忽然一只母狼出现。母狼用舌头舔这位巴特尔的伤口,巴特尔的伤竟然痊愈了。后来,母狼把巴特尔藏到阿勒泰山的一个峭壁岩穴里保护起来,并且一起过上了夫妻生活。他们后来有了孩子。子孙繁衍,这支乃蛮人重又发展起来。因为母狼和巴特尔当初藏身的峭壁岩穴是在名叫额尔捷涅·孔的山巅,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支乃蛮叫作额尔捷涅·孔乃蛮。^⑩

哈萨克族的这一传说与《北史》和《史集》所记载的传说非常相似。英雄和母狼藏身的“额尔捷涅·孔山巅”正是蒙古传说中的“额尔古涅·昆”,而其阿勒泰山则又是阿史那氏发源的金山。

从上面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北史》所记阿史那氏传说、《史集》所记蒙古传说、哈萨克族的乃蛮部落传说以及柯尔克孜族的“卡巴”部落传说和维吾尔人被神狼所救传说都是同源异流传说,都是在远古时代蒙古突厥语族民族先民中产生的狼图腾族源传说的不同异文,在不同时代经过中外文人的记载和民间的口耳相传流传到各民族当中去的。只是突厥民族传说中明显保留狼图腾崇拜的痕迹,而在蒙古传说中有所淡化和模糊罢了。不过,蒙古人曾经以狼为图腾加以崇拜的痕迹也见之于文献和民俗之中。如《蒙古秘史》中记载了蒙古远女祖阿阑豁阿感光而孕的传说。其中所云:“每夜都有个黄白色的人,藉着天窗和门额上(间隙)露天地方的光,进来抚摸阿阑豁阿的肚皮,光渗入其腹,出去时,藉着日月之光,如同黄狗一般,摇摇摆摆飘然而去”的说法正是狼图腾崇拜的产物。而且古代蒙古族中禁杀狼、避讳直

呼其名等习俗反映了曾经有过的狼图腾崇拜遗迹。这和突厥语族各民族的狼图腾崇拜观念是基本一致的。

二、蒙古突厥语族民族的鸟图腾族源传说比较

蒙古突厥语族民族的鸟图腾族源传说中虽然图腾鸟不尽相同，但传说的基本情节却是一致的。

突厥民族的鸟图腾族源传说比较早见于汉文书籍，并与狼图腾结合在一起。上述《史记》、《汉书》所记传说即是由乌鸦图腾和狼图腾相结合而成的。但是除上述两处记载外，目前我们尚未找到远古突厥人以乌鸦为图腾的信息。因此，汉文史书所记“乌”或许指的是其他鸟类。如蒙古传说中的猫头鹰、萨满教神鸟鸢或鹰。因为古代突厥人曾经信仰过鹰图腾，而且一些突厥部落还以鹰作部落标志。

蒙古人的鸟图腾族源传说中讲的是猫头鹰，不是乌鸦，但其情节母题和突厥传说基本相同。与卫拉特蒙古准噶尔·绰罗斯部族源有关的《天女之惠》传说中：一只鸢鹄精心守护着躺在树洞里的婴儿。^⑬比较而言，蒙古和突厥传说中的鸢鹄和乌鸦都守护着被弃于旷野的婴儿，所不同的是突厥传说中的乌鸦和狼在一起，而蒙古传说中则鸢鹄和瘤树联系在一起。虽然古代各民族的族源传说中两种动物同场出现的较为多见，但树图腾和鸟图腾相结合的并不是多见。这里包涵着古人的一种原始思维。他们并不能明确区分人、动物和植物的差别而同视为自己的祖先，因此上述蒙古传说的传承者们以“瘤树为母，鸢鹄为父”。

蒙古突厥语族民族中的天鹅图腾主要关系到哈萨克族和蒙古族巴尔虎、布里亚特部落的起源传说。

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天鹅图腾族源传说主要是《霍里土默特与霍里岱莫尔根》、《巴尔霍岱巴特尔的传说》，其故事梗概是：霍里岱莫尔根（霍里土默特·巴尔霍岱巴特尔）有一天在贝加尔湖畔漫游（狩猎）时，见三只（七只、九只）天鹅飞落在湖岸，脱去羽衣变成三位仙女在湖中沐浴、游戏。霍里岱莫尔根藏起一位仙女的羽衣，从而娶她为妻，生十一子。后来仙女骗取羽衣，飞回天上。仙女临走前为十一个儿子取名，他们成为布里亚特十一个民族的祖先。因此，布里亚特蒙古人自称为“天鹅祖先、桦树神杆的人们”。^⑭

突厥语族的哈萨克族以天鹅为图腾已为大家所熟知。据称，“哈萨克”一词就是“白天鹅”的意思。传说，古时有一名勇士在远征途中病

卧黄沙。在他气息奄奄时被天外飞来的白天鹅救起。白天鹅化作少女与勇士成婚,繁衍了后代,子孙们为了纪念祖先,遂自称哈萨克。^①哈萨克族《牧羊人和天鹅女》的传说中讲到,从前有一位牧羊人,一天夜里,牧羊人梦见了一只洁白的天鹅。第二天放牧,牧羊人弹起心爱的冬布拉,果真有一只洁白的天鹅飞来落在牧羊人面前,伴随冬布拉琴声翩翩起舞。正在这时草原上突然起了狂风,羊儿跑得无影无踪。后来天鹅为牧羊人带路并救了他。他们找到羊群之后,天鹅脱下羽衣变成美丽的姑娘,两人结为夫妻,生儿育女,形成了哈萨克族。哈萨克族为了纪念祖先(天鹅图腾)不仅以“白天鹅”作族名,而且把帽子顶上插鹅毛的习俗世代代传承下来。

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传说中的天鹅即是天女之化身。她们与凡人相配,繁衍了后代。但是哈萨克传说中天鹅是拯救了面临死亡危境的牧羊人和勇士,而蒙古族传说中不见这一母题。不过,蒙古族中流传的解释以鲜乳祭洒天鹅的传说中讲:蒙古部落被其他部落所败,仅活两男两女。他们被敌部追杀逃到一条大江岸边。眼看被敌人夺去生命的危险时刻从远处飞来一群天鹅,搭成一座桥让两男两女渡江逃走。与此相近的另一个传说中讲,被敌部追杀的蒙古部落余众眼看就被赶上,突然天上一群天鹅嘎嘎鸣叫,敌部以为蒙古大军支援而来,就挥师返回。从此,蒙古人为了纪念天鹅的救命之恩,有了每有天鹅从屋顶飞过,必向其祭洒鲜乳的习俗。^②

该传说中的天鹅,如同哈萨克传说救助了危难中的人,但没有与人相配的母题。与哈萨克族传说相比,蒙古传说中天鹅图腾的属性并不突出。但是蒙古传说中天鹅助人的情节并非偶然巧合,与《霍里土默特霍里岱莫尔根》的传说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表现了天鹅图腾崇拜。图腾信仰中经常见到图腾动物和祖先神灵(多以动物化形)援救自己的子孙后代脱离危难境地。因此,上述传说中救助蒙古人的天鹅就是危难时刻显灵的图腾神。

三、蒙古突厥语族民族的树木图腾族源传说比较

树木图腾崇拜以及相关的族源传说均见于蒙古突厥语族民族,而且关系到萨满教信仰。

蒙古族的树图腾族源传说主要流传在卫拉特和布里亚特部族中,并与动物图腾结合在一起。巴图尔·乌巴什·图们所著《四卫拉特史》中记

载了如下一则杜尔伯特准噶尔部的起源传说：古时候有一猎人在树林中狩猎，发现一棵树下躺着一个婴儿。树上有一形如漏管的枝叉，其尖端正好插在婴儿口中，树的液汁顺着漏管滴入婴儿口中，成为他的食品。并且树上有一只鸕鹚精心守护着这婴儿。因此称这个婴儿为“树娶为母、鸕鹚为父的天神（腾格里）的外甥”，并起名“绰罗斯”。人们把婴儿抱回去推为首领，其子孙繁衍成为准噶尔部族。^⑭加班·希日布所撰卫拉特蒙古史中也记载了相同的传说。^⑮

卫拉特蒙古传说中都把准噶尔·绰罗斯部族的起源与中间有瘤的树和鸕鹚联系起来做了解释。其中，中间有瘤的树实际上象征女性。由于此树以其形如漏管的枝叉将汁液滴入婴儿口中如同母亲般养育了婴儿，所以婴儿取名为“绰罗斯”（蒙语，漏管形状的树枝的意思），由其繁衍的后代称为绰罗斯部落，并说自己“以中间有瘤的树为母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婴儿被人们说成是“天神（腾格里）的外甥”。那么，这个婴儿是从何而来？被称为父母的中间有瘤的树和鸕鹚与腾格里天神之间有什么关系？

有一篇解释杜尔伯特蒙古族源的传说《天女之惠》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这篇传说中讲，有一个猎人在湖畔狩猎，看见了四个天女在湖中沐浴、游戏。他逮住其中的一位天女，结为夫妻。天女怀孕后飞回天上。临产时，天女回到原来的湖畔，生一男孩，把它放在摇篮里，挂在一棵树上。并且派一只猫头鹰看守孩子后，天女飞回天上。尚没有首领的杜尔伯特蒙古人找到这个婴儿，推举他做了部落首领。^⑯

很明显，该传说由两个部分组成。前半部分与巴尔虎、布里亚特的天鹅图腾族源传说相似，游戏在湖中的天女被猎人逮住，与其结为夫妻，最后又飞回天上，所缺的仅是天鹅脱去羽衣变仙女的母题；后半部分则与上述树图腾族源传说相同。由此可推断，躺在中间有瘤的树底下的婴儿为天女所生，正好说明了婴儿是“天神的外甥”。

中外文献中记载了突厥民族的树木图腾族源传说。据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考高昌王世家，盖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羸者曰兀单卜古可罕。即壮，遂能有其人民土田，而为之君长。”^⑰

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也是基本相同地解释了维吾尔族的族

源：秃忽刺、薛灵哥两河汇流之地长出两棵紧靠的树，两树中间冒出个大丘，有条光线自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维吾尔族人惊异地向两棵树顶礼膜拜，丘陵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嘴上挂着一根供给所需哺乳的管子。当风吹拂到孩子身上，他们就能够说话，马上就询问他们的父母。人们把这两棵树指给他们看。他们走近树，像孝子对待父母一样跪拜。这时，两棵树突然说话祝福了自己的孩子。于是维吾尔人从五个孩子中推选一人当他们的首领。^④

比较蒙古突厥树木图腾族源传说，突厥传说比较单一，只叙述树中诞生的母题。而蒙古传说中则是树木图腾与某一个动物图腾结合在一起。不过，不论是突厥还是蒙古的传说中，树木都是女性的象征并代表母亲。树上的瘤瘿即是女性阴户的象征。因此，蒙古突厥树木图腾族源传说均属统一的叙事传统。突厥传说中的树由于被天光所照而生出瘤瘿；而蒙古传说中被树汁哺乳的婴儿是天神的外甥。

四、结 论

从上面的比较分析看，蒙古突厥民族族源传说的基本母题都很相似，属于同一种叙事主题。那么，蒙古突厥民族的图腾观念及其族源传说为什么如此相近？这一相似性反映了什么？我认为，应该从民族起源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即从蒙古族和突厥语族各民族之间的历史联系来思考问题的答案。不过，对于这一复杂的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尚未取得统一的共识。因此，仅从本文的研究主题考察，就图腾信仰和传说学的角度而言，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首先，各民族之间相同的图腾说明了相同的民族起源。图腾是史前人类为了区别和巩固氏族而产生的原始思维的产物，氏族的标志。蒙古突厥民族的图腾信仰和传说的相似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民族起源或者是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其实，中外学者早已指出过蒙古族与突厥民族之间的族源关系之密切。譬如，拉施特所著《史集》记载《额尔古涅·昆传说》时把蒙古和突厥之间的战争看作“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哄，终于引起战争。”^⑤可见拉施特是把蒙古和突厥看作为同一部族内的两个不同部落。

民族是由许多氏族部落组成的。蒙古民族最后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是由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开始的。而构成蒙

古民族共同体的那些古老部落则早于 13 世纪以前就活跃在北方高原古老的土地上。这些部落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属于突厥系统,有的属于蒙古系统。反过来讲,突厥民族也是一样。因此,与图腾相关的族源传说不一定完全是全体蒙古或突厥语族民族共同的传承,而很可能是其中某一个氏族部落中主要流传的。可能是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当中,这些部落带着自己的图腾信仰和与之有关的族源传说被吸收到蒙古突厥各民族当中,导致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蒙古突厥各族相似相近的图腾信仰和族源传说的现象。据说,柯尔克孜族中有叫做蒙古勒多尔的部落,并称他们的祖先就是蒙古人。^③

其次,蒙古突厥民族之间的婚姻联盟也可能导致了两者之间图腾信仰和族源传说的互相流动和结合。一些学者认为,蒙古突厥民族从远古到 13 世纪一直保持着婚姻联盟关系,这就是鹿图腾和狼图腾两大部落的婚姻联盟。鹿是蒙古族的图腾,狼是突厥民族的图腾,随着两个部落的婚姻联盟关系的频繁和加强,鹿、狼两个图腾便结合在一起。^④本文所论蒙古突厥民族族源传说中多数场合是复合性质的(如狼与乌鸦、中间有瘤的树和鸱鸒)。从世界各民族的图腾信仰和传说看,这种复合形态的图腾故事一般都产生在两个不同图腾部落之间的婚姻联盟基础上。

最后,古代蒙古突厥部落从事着游牧经济,信仰着原始萨满教。萨满教是他们的原始宗教和世界观的基础。这样,他们解释自己的族源时就联系鹿、狼、鸟、树、光等,并最终归结到萨满教最高神——苍天。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是“苍天有根”,是苍天的子孙。从宏观上考察蒙古突厥民族的族源传说,其核心无疑集中在上述萨满教的苍天崇拜观念上。

①《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本,第十册,第 3168 页。

②《汉书》,中华书局本,第九册,第 2691—2692 页。

③《汉书》中华书局本,第十二册,第 3908 页。

④《魏书》卷 103,高车传。中华书局本,第 2307 页。

⑤《北史》卷 99,突厥传。中华书局本,第十册,第 3295—3296 页。

⑥满都呼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第 41 页。

⑦转引自张彦平、郎樱著:《柯尔克孜民间文学概览》,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1992 年,第 23 页。

⑧韩儒林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274—295

页。

⑨满都呼著：《民间文学理论》（蒙古文），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776—778页。

⑩《蒙古语言文学》1994年第5期。

⑪〔波斯〕拉施特主编，余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1—253页。

⑫毕科著：《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⑬宝音和西格编：《蒙古族历史传说》（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⑭图布新尼玛编著：《巴尔虎部的由来》（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5年，第17—19页。宝敦古德·阿毕达编著：《布里亚特蒙古简史》（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3年，第3—5页。巴岱、金峰、额尔敦编：《卫拉特历史文献》（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5页。

⑮毕科著：《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页。另见常世杰搜集整理的《牧羊人和天鹅女》，载焦沙耶、张运隆等翻译整理：《哈萨克族民间故事》，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8—260页。

⑯义和中·乌兰记录。

⑰⑱巴岱、金峰、额尔敦编：《卫拉特历史文献》，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0—185页。

⑲《蒙古族文学资料汇编》第一册，蒙古文，内部资料，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1963年，第11—13页。

⑳满都呼主编：《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第38页。

㉑〔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册，第63页。

㉒《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51页。

㉓张彦平、郎樱著：《柯尔克孜民间文学概览》，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1992年，第52页。

㉔苏鲁格：《蒙古、突厥之图腾崇拜再探讨——“蒙古先民以狼为图腾”说质疑》，《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4期。